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 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周元瓘

御定歴代賦彚卷八十五

器用

度賦

唐　高邁

昔在太始原於物初天地草昧建皇王以為宰淳樸自理非賢臣而勿居歴雲官與鳥職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物以極神託數以明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為丈列陰偶而陽奇法天三而

地兩凖之億萬具如指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隨物而應施不失平具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具至微也長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具儀不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為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聖哉為王道濟天下爰敷大章投足既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以日月為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内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觀輿方而畢會任商賈之

所資惟尺度而為最夫道以神契物以言筌義無不盡理無不全度之為物也資道以為用度之為道也託物而無偏述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嘉量賦 以金錫無耗然後量之為韻

唐 敬括

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為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徵於子穀之數酌憲於黃鍾之音蓋取諸象爰範於金亦既成止其儀可覿堅外可程虛中受益功格於衡鏡實同乎珪錫以分多少寧患乎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

無斁然美其方能立矩甲莫可踰出入罔恷包含式孚
徇公滅私乃為而勿有納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
而共契跡與道而相符且器守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
罔主器非人奚導不謹則詐偽生端無方則羨溢為耗
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不具至然外乎則槩斛
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亦與時而懋遷施於政而四方
仰則毗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顧斯焉而取
焉異乎大小區分高甲奇偶始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

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洎乎職興都尉計起弘羊洽平糶而作典布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强豈比天有斗而酒漿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為晝夜至之時於以較矣於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望聞於有司

衡賦 以儀止泰一典以淺觀業為韻

唐 闕名

搜聖人之垂象伊兹衡之可觀材徑挺以繩直星連綿而珠攢惟用也吒庶不能以多少隱惟平也輕重不能

以詐偽干故得萬人所以廛里物或紛競可以定黍累之主撮利其分毫可以觀低昂之容止執中以告無或不喜則夫衡之為物其用甚大四方正而域中平七政齊而天下泰動而無欲任之故絶私益而無妨行之固不害然能思無不跋應倉舒刻舟之深淺問無不知表張重度骨之威儀若乃均其神道形其事業聖人因之以平施邊鄙賴之而不怯豈欲決其差謬明其有無小人取之以作則君子見之而交孚則有王臣謇謇守職

秩秩洞鑒人才神無隱質諒兹衡之攸媲故守之而勿失儻陳平之見知宰州縣之如一

衡賦以同律量衡為韻

唐　闕名

先主之欲齊政立信平施執中天下之利害攸同則非衡無以達其志非衡無以成其功故後代聖人奉之而不墜懸之而無窮遠必昭乎庶物近罔欺於厥躬少多之分著彼我之情通廉者不約貪者不豐昭昭有禮殊之義洋洋有樂和之風乃以見權衡之德器用之雄也

觀夫製形有象稱物以律萬萬靡差銖銖罔失雖遇寡而必舉亦裒多而不溢儻有賈豎懷虛背實雖手巧而用售終身平而貞吉節在不欺德咸有一用之則竭力於百戰舍之則甘心於三黜其昭明也有景緯之文其重墜也有沈潛之質是以春秋仲而均之以法日夜分而俾之無妄體正居中懷柔抱壯揣千鈞之重不羸其材稱萬物之多莫窮其量夫然則人亦有是豈惟斯乎士為之物官為之衡材之云多雖默必重文之不腆雖

語必輕非榮辱莫敢怨得喪莫敢驚挺然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礶乎不拔孰敢議其乇亨吾當顒顒視聽直心舉措豈能朶頤騰口如羮也

平權衡賦以晝夜平分鈞銖取則為韻　唐　劉禹錫

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氣而是分晷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凖繩而惟平於是黍絫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平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鍾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

於寒暑玉漏方齊乎宵晝繇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埀文兮風傳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於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矩命具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故能用該仁里象合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平罔虧可為範於秉鈞之佐立信惟一將有助於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懋之而息彼姦詐正之而協於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執厥中益寡裒多衆所用

兮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罔懸夫龜鏡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令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兮靡不獲所同律和聲兮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齊而庶政不忒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寀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惑

平權衡賦 以晝夜平分鈞銖取則為韻　　唐　李宗和

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為準驗陰陽之不忒鈞

深致遠黍累於馬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玆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玆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玄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於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時平權衡以叶其候苟順氣以頒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均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稱物

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逾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自得於均平二氣尚分無愆於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絪縕申乎舊章孰似權衡之大匪無同異所紀春秋之分齊具重輕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繩準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叙彝倫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

平權衡賦 以晝夜平分鈞銖取則為韻

唐　陳佑

俾民不迷茲器惟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窐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恒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知俯下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泰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忒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

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
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
重銖以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
惟新既審度而攸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
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
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文因黄鍾以起數應
玄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覩為時德也誠金
義而木仁為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

徵細而待取平之為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為殷輔兹乃衡之為道也可大權之為義也斯乎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累黍用有識於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衡誠懸賦 以無敢欺以輕重為韻

唐 張賈

衡稱物以致用誠至精以作孚惟衡也表正直之有則惟誠也俾輕重之不踰是將默運乎規矩顯微乎錙銖齊日月於七政協天地於三無且衡之德也權以相扶

正之道也禮之為樞權得其誠而物無不應禮歸於正
而奸不可誣是知大德所感小人是慘舉輕為重彼於
信而自虧犯正以邪將畏禮而罔敢衡之用也可大衡
之設也無欺既有别於高下固非差於毫釐懿夫設爾
而倚坦然而夷其大不讓其細不遺始執謙而益矣終
忌滿而損之必盈縮而得度乃中正而自持弘於道深
可均於五則遵乎信宜作配於四時原夫衡為器之軌
禮為邦之紀宰物者必察其所持為政者必視其所以

均則無怨是將施德於人審乃不欺故曰為仁由已彼天下之至精實至人之用情衡持平而固本權應變而定傾俾廉者之中節抑貪夫而不爭虛而受鈞石不能以為重進而就圭撮不足以為輕惟合德之為美故進退而有程我有司以守職操持羣才所奉垂正直之權衡察善敗之輕重此所以振千古之貞範副大君之垂拱者也

衡誠懸賦 以無敢敗以輕重為韻

唐 陳佑

衡之誠也義在乎有孚懸之審也法貴其不渝先賢所以弘建作智者所以通規模俾人事之有凖在權衡之合符端平可以揣金石輕重可以分錙銖遠取諸天既齊七政不私於物亦象三無質因材而斯宣文綴星而可覽臨用詳備而有誠物情詐偽而何敢此良工之度木同藥鏡之照膽故審其思者為衡可持端其事者於物無欺以之忖刻舟爰定其圭撮以之明度量不失其毫釐實同逵於執政將一體於有司誠可大而可久必

念兹而在兹若乃懋遷有無應用鄽里萬物稟原百貨資始苟執其均平孰不我以稱物則合於聖人有常乃比於君子至哉權衡功與利并成天下之務具利斯溥為天下之式具功不輕道在乎至要理歸乎至貞提握之間而萬人取則尋尺之内而九有致平豈不以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守而勿失用之必行將度量而並設與規矩而齊名掄材至精多士無壅以權衡擬升降以中正為遵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欹器賦應詔

唐　許敬宗

臣聞人靈貴損天道惡盈朱火終而炎景謝金波滿而哉魄生察遞來於四序揆迭運於三精淺智昧於成象通識詳於未萌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爰製宥危晶茲居位藏丹楹之峻宇偶清廟之彝器體虛舟之瀁空鑒撲滿之延祟彼游鱗之盤樂咸見亡於芳餌此貪夫之死權誠要駕於名利唯達人兮服道執温恭兮靜志居泰山以思危騁高衢而不躓在大明之玄覽猶

垂旒以蔽聦纊克讓之貞吉尚養正以希蒙矧羣材之小器忘戒溢而虧冲悟負乘之必蹶敬循崖而飭躬由是鳴謙君子卑以自牧如彼景山猶藏疾於林麓譬諸巨海亦素王於百谷庶辭滿而常正固懷空而靡覆若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峰潤由於韜玉葉茂本於深根草卷葹而不死木交讓以俱存梅飛英而斂笑桃絢彩而無言燕迎秋兮遁跡鷽移春兮息喧皆順序而行止得妙物之玄門道雅合於斯器故保精而養魂

敧器賦 以君子用之誡盈為韻

唐 張鼎

聞夫日中則昃鼎折則傾月容守缺而忌滿神道福謙而害盈聖人察兩曜之度覩萬物之情知務進者危於不止擬貪取者敗於幾成爰制座右與人作程開其可誡之迹加以必覆之名然而不增不減能正能平考低昂而必應亦有效於權衡爾其顛沛是虞包藏自縱或益之而損故至其滿成覆餗之凶或損之而益故當其無為有器之用且聖人云其脆乃破其安易持則何不

避禍於將盈之日圖全於未兆之時力小任重鮮不克敗滿而既溢傾必從之亦猶富不與侈會貴不與驕期若以馬而喻馬則念兹而在兹又曰積德不積財無為故無敗貪祿者致禍增高者致壞是以古人作則為令人之師前車覆軌誡後車之誡借如乃武乃文巖廓之君一生一死繁華之子故當覯其所由察其所以嗟乎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既禍福之無門信吉凶之由已且喪道則貪邪貪邪至於喪生知足則不辱不辱在

於知止苟欲圖安以遠害又宜去彼而取此則知攲器之器大哉吾將以為教始

攲器賦

唐 韋肇

若夫天地忌滿鬼神害盈方輿以之東缺圓蓋以之西傾百川因茲灌注七曜由是貞明故聖人以冲虚作式賢達以撝謙為情於是盤盂設誡几杖必紀金人貽誨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恥乃垂訓於小人咸取象於君子豈若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虚

不滿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不隨日兮時昃不與月兮暫虧體執謙損性尚冲撝知盈槩而必覆故止足而何期唯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兹使廉恕以效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覩容而辭秩疏廣感此而挂冠范蠡昜兹而自逸覽斯器之為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壑之難盈惡濫卮而虚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堯舜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桀紂故

一化於陶鈞歷千載而不朽由是曾君之廟置諸户庭左鄰東序右界西扃惟仲尼之多聖賴弟子而為銘僕又何德輕塵翰墨雖不假於先容實有愧於觀國

敧器賦

唐 張玄覽

夫陽烏中而則謝陰兔望而斯蝕諒天道之常理豈人情之能測何此器之知機體變通之消息其形也非陋任其淳素之姿其質也歟敧無假丹青之飾平而則正滿而斯側不平不滿無窮無極夫盛衰共貫倚伏多逐

或始吉而終否或前榮而後枯纔聞棲越遽見亡吳不知戒其盈溢空有歎於姑蘇是知高而不危則治操而有求則競見握髮以存誠慮宵衣而致命老氏貴其善建大易崇其積慶殷湯鏤几以為虞孔甲鐫盤而自鏡爾其冥豫不止懷足無厭釁成山嶽禍起微纖愚者已然而不見智者未兆而斯瞻聖人損之而又損君子謙之而更謙大禹惟聖每殷勤於非食惟堯則哲終眷戀於茅簷然而黙黙如存隆隆自絶天且不能固西北之

壞地且不能補東南之缺天地尚不能久矧人道之不滅勒茲器以為箴庶作鑒於來哲

敧器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癸丑歲予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敧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少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予又放逐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靈筵詞曰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

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於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
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覲器覩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
而虧日中而昃彼天道之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
於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冲虛則𣪚㪲似君子
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既滿傾跌霆流電發
器如隄隤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衢樽之不竭蓋
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
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發輝

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蔀動乃思於謙受顔既復而不逺悳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憯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為賢相予失之為放臣覩遺物之猶在懐舊好而悲辛欲克已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撲滿賦　唐　姚元崇

夫惟哲人罔有敗德几杖攸誡盤盂見勒容過於鏡則照窮任重於才則道塞多藏必害常謹不忒玆撲滿之

陶形假埏埴以為靈其中混沌竅開兮沈以黙其外空
蒙忽合兮炯而青藏鏹符於神論固壘同於道扃謙以
自守虛而能受奚初積而終散竟出無而入有作若乎
巨蚌之全滿而則剖不思乎亢龍之悔盈莫能久故君
子永鑒是式允執厥中道不可以常泰物不可以屢空
雖荄寶含真立制之端自我而辭豐㤖覆致用之數在
公何玆器之微賤蓋與時而變通茍利物而害巳亦持
盈而省躬豈獨夫魯國宥坐誡攲虛巳周階銘玉端口

窒慾損之有餘補之不足明遠鑒之退止訓勞謙之軌

躅稽長倩以投贈庶平津而自勗

撲滿賦　　唐　韋肇

夫以天覆髙兮地載卑道幽玄兮不可窺日始中而還

昃月將盈而復虧滿而不已則溢髙而不已則危誠古

聖之深戒作來者之明規示予以倚伏教予以謙撝雖

蒙昧而不敏請將心而事斯故遠求類物近方諸己鷃

鵡何智兮隴坻先鳴靈龜何愚兮長塗曳尾智者禍兮

受雕籠之𦟛愚者福兮終廟堂之祉信通塞之暫昧乃榮枯之一指何兹器之雖撲以堪誠而成珍稟質陶甄之匠賦容埏埴之人不雕飾以眩目寧儉素以全身始含虛而任受忍多藏而累真入之有徑出之無因其滿也渾兮似蚌珠未開於重淵之下其析也杳兮若雞卵初分於太古之辰豈不以驟積而靡散貴得其豐孰知其難裂陶鎔之瑑瑑出金錢之粲粲見之者無不興嗟聞之者盡皆含歎若夫窅窅官子營營市人若恥貧賤

之域同趨富貴之津得利足以潤已至盈足以敗身猗歟前跡安可再循予遂削營欲之心守謙光之道念土物之雖賤宜吾人之所保鑒周鼎之覆餗看魯器之傾倒猥逢長倩之贈永為子孫之好欲窮墨妙之意以養太玄之草

小撲滿賦　唐　張鼎

天何言哉信陽去而陰來器之形矣必虛往而滿止埏埴為質惟人為軌靡不有初方應物以虛已鮮克有卒

因藏鏹而見圯其中也幽幽冥冥其外也青青熒熒積而不散持莫能久何始吉而終凶竟出無而入有豈獨夫魯廟攲器中則正而滿則覆周陛玉人和其容而端其口譬高流而岸圻箒珠盈而蚌剖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故君子終吉以流誡天地勞謙而自卑則有孫弘舉賢不患於貧窶長倩投贈竊勵於風規苟欲全身而避害固可翹勤而鑒斯

金柅賦 以貞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

唐 孫汝玉

聖人患人情多遷物象不一爰指道樞之要因明金柅之質蓋以金則持堅而有常柅則制動而無匹當全模於大治曾因鼓鑄之功及入用於生民克保安貞之吉原易道之所施得器度之攸宜任重而難勝者非剛莫能致其定利轉而不息者非一無以止其隨所以適其所適斯焉取斯在如輊如軒之時自能勁挺處無輗無軏之地物莫稱推美其叶範選而見辟取鍛鍊而興制雖成形於橐籥不假飾於磨礪常無銷鑠懷可以明確

稟安排之理端居退止之旌首於萬化之内而及百度惟貞然以上經之旨難分先儒之見無果一以節馳驅而為事一以當徑路而待我苟在鎔而備物固察具所由如持重以知名則用無不可是則寓質之時惟工所資將永平於軌轍亦致理於麻絲不為事遷可類仁之方也終然静勝固知道豈遠而夫如是觀六爻之所總皆遵乎不動驗一德之可稱莫與彼爭能我皇由是立心堅固引義依憑躁競者息之於静域回邪者制之於

直繩然則金柅之為器也於今而其道益弘

寶鼎賦

唐 梁德裕

昔軒皇之有天下也鑠至範慨崇謨用建皇極永康帝圖徵鐵於晉國之時鑄鼎於荆山之湖以隂陽作炭以天地為爐下碎礦而星入鼓長扇而風驅炎氣旁飛寒雪影消於玉馬紅光四照晴日色掩於丹烏於是以泄以實以鎔以模故寶鼎之芳跡斯可得而聞乎爾其為狀也下實上虛外圓內朗玉鉉金耳之飾巽木離火之

象法三台之位均九州之壤鏤厥竒狀文有鸞鳳蛟龍禦其不若恠無魑魅魍魎故夫長子主之而祭聖人饗之而養徒觀其闡微洞幽崇徳辨義作域中之寶通天下之利不汲而盈不炊而沸輕重自隨於徳元亨克保於位楚問伊川表周王之至徳齊求穀水豈人功之可致當今鼎命翹車鼎刑措獄道徳以為矩敦龎以淳俗不取法於六籍不徵金於九牧白獲汾水以定郟鄏邁軒后於往圖遺夏王於後籙况伊尹作相由巢為僕乃

傴僂其身不覆餗於足朗日月於金鏡調風雨於玉燭庶績其凝百姓無欲愚雖復望於其道欲負之而跼蹐

鼎賦

唐趙良器

夫君所以為天下重者以其寶位鼎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應君以時昌故黄帝徵大匠稽舊章興國貢物遠人來王鏈銅於雷首之下合冶於荆山之傍聲杳杳以海沸氣曈曈而電光乾坤於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歘然烟收而燼滅卓爾成功而

效祥煥以雕文錯糾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玄黄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烹餁薦祉重以安國利以出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其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雉鳴於耳是以囊括衆彙愜模崇深苞水火於六爻之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總百靈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其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論者徒議其小大觀者寧識其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

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沒於彭城之地可以斥姦慝可以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何明聖之至神契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然而自沸量含光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正乎位體柔而進巳者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正考父鼎賦　元　楊維楨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鼎定於郟

郈以卜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乎先生曰
未也容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
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弗留殷紂弗率繼遷
於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孔丘雖祚滅於宋而祖
廟有鼎實重於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
何之嗣國也曰既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兮授之弟
而弗傳及我正考父又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
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鬻於是而饘寶共儉以

愈力恐祿食之過僂既傴傴而益俯走循牆而若顛銘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符臧紇之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達之效僅見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郜大鼎之納廟又徒以寄忠憤於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然曰傷哉辭能知孔鼎者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具時義大矣哉革既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饘鬻於

是者若不足以餬余口而達明德於後者實足以觴上帝也滅於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同其函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軒而可쌍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鬼臾區之所不能對也辨其名於周漢者不得以入其侒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襲其詭也玆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容乃憙而起為之頌曰周容續殷尹我

東土禮物既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衰追道禹武商頌既作删詩特取惟兹有銘重鼎大吕一命再命曰僂曰傴以餬余口亦莫余侮作羙何人覆餗公所染指朶頤甘蹈鑊斧維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王師光鼎於祖予小子㬎學禮於俎載睎奚斯式頌於魯

銅博山香鑪賦

梁 蕭統

稟至精之純質産靈嶽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

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寵從象鄧林之芊眠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俶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兹物之為侈於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東嶽匿丹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㸌松栢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内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懽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粤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博山香鑪賦　　陳傅宰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鑄兼資匠刻麝火埋朱蘭烟毀黑結構危峰横羅雜樹寒夜含煖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氛氲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碩人

卧褥香鑪賦　　元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兮蛾眉紛其狎坐錦隨舞散引連吹罷歌殘緑玉之杯笙煖茱萸之火月轉華房缸花暗墮芳

襟微軿男錢半安衾聯卷畫褥飲紫霓絳螭蚴蟉英蕊紛披連温屏之屈膝卷華幔之參差空翠忽其满堂兮集衆芳之菲菲若蘅薇薦芬沈揄效質又若龍腦在爐丹螺獻甲漢壁捐椒楚房委檄奪精蘭之蒸蕙醒醉花之病葉博山倚席𦬊萏生寒薔薇露濯荳蔻湯乾香從何來來無定源藻繡叢中不火而然香生弱縷五色非烟援衾拂席銀黄可鑑動如丸走止與輪停髑鈿函而不轉環綬笥以如縈拂綺襦而緩引當白澤以留行左

右周旋芳塵不驚金爐無迹芝印長存花將銀縷釁隨金校么鳳低回蟉龍夭矯鈿花爭麗雀翹分藻映紅玉之春嬌共瓊林之晨照晝隅卻寒之簾夜近綠衣之鳥寒依熊席溫隨犀簟初辭露竹之几旋遲五明之扇共君合歡之繡被藉君象牀之羅薦外惡方以玩世兮中石心之不轉均茵席而莫吾知兮謂方心其如面內仁外義千載金言彌動彌靜聖哲所敦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

沈香山子賦

宋 蘇軾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鬯為祼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方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為近正可以配薝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産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蟁

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憨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悅惏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和子瞻沈香山子賦有序

宋 蘇轍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沈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辰閲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為之娸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揺髪脱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横騖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内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

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髠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塵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强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白獸樽賦以言必有章酌而飲焉為韻

唐　李君房

酒以養德則盛於樽樽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弼玄化凝以垂衣讜詞進於造膝則從繩之義斯正投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樽彝舉酒攫地空象夫髬髵揚睛欲聞乎哮吼信履尾而不咥雖編鬚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樽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眈眈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昌嘉言既藥用舉夫爵所以

展其威儀匪空留乎斟酌獸之為樽用舍有時獸之喻人猛毅在兹懼威則君之設謬矣忘諫則臣之節殆而酌之伊何惟器所稟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厭厭夜飲彼美猷然泰階之前與諫鼓而齊設比撲滿而能全斯期箴闕用以旌賢將同衢樽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金樽含霜賦　　唐　孟康朝

夫何卜晝之不暇以清夜之方久垂玉漏之未窮賴金

樽兮有酒霜入室兮夜何長樽含霜而醴澈霜覆醴而金光適足㘞乎玉性亦何傷乎酒香夫如是樽既可賞霜亦可觀味資蘭桂影奪綃紈疊華彩於銀燭散餘光於玉盤況東堂清敞北斗闌干在公載宴廢寢相歡心飲氷兮猶熱酒飛霜兮豈寒斯蓋為上台之式百辟少宰之設九流明命充選俾士全謀五權立而羣才入鏡三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薪於翹楚異攀桂之淹留每賞崇乎夜隙故樽列而霜浮於時星歲遒盡地有寒冱

引飈風烏徘徊玉兔杯上霧起鑪前香覆對樽影而霜含况霜姿而粉傅非兕觥具觩粲乎自舉會心絜矩凝然抱素於是執簡為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冲而不盈光露寢之舊席刻神鐘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酒上含情者哉

瘿栝賦

明　謝肇淛

夫人之取材購奇去陳故物以異而蒙賞質或因病而見珍爾其五嶺之上荒谷之濆震霆纏霓泣雨愁雲連

蜷鬱慼磈砢輪囷槐傷擁腫楓化羽人臼甘溝中之斷永充爨下之薪幸託際於匠石雖寸朽其弗遺爰取爰度載斲載規磨光刮垢耀角瑩蹄秀體蟠屈縟錦陸離奇峰趵突迴文委蛇既因小而成鑿落亦就巨而為鵾夷用登俎豆作伍尊彝君子飲之介福是綏彼樗里之任智空負囊而蒙譏乃元凱之制勝亦懸瓠而見嗤曷若周旋於瓶盎之側伴詞人之滑稽

几賦

漢　鄒陽

高樹淩雲蟠汚煩冤旁生附枝王命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虆攀喬枝上不測之絶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乃誠斯几離奇髣髴似龍蟠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杖賦

晉張翰

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内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層巒妙匠鑒乎林阿顧眄乎

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蹢躅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首尾瑩牙為其眉額朗金為其觜距

杖賦有序

元 楊維禎

余今年初度踰強年之二已有子貢倦而願息之心故吏四明魏粻得鐵靈杖以壽余因感而賦酒餘且命粻歌之以自強

伊珍木之託根兮乃在僊崖之山孕祝融之火德兮食

炎海之鹹次得大椿之春秋兮曾不計年之幾千絜其長兮協八尺之度圍其大兮倍徑寸之圍爰有至人制其自然不彫不削撲全其天觸頭角兮豸起鏗指甲兮金宣爭青藜之吐燄陋邛竹之中乾臨葛陂而未化配九節以不刓空而擲之若雷公掣火逐烏尾之蜿蜒握而即之若飛仙縮劍袖青蛇之連蜷故假其威可以折衝乎外侮論其壽可以竊比乎銅仙昔太師之謝疾賜靈壽以優賢迨元老之褒崇亦延年之寵頒自非高年

與碩德尊更老之衣冠若盜聲之處士曾何足以上煩
玆珍木之自重不與鳩玉以同班苟所杖之非人固不
如隨策於曾連顧斯杖之納交適先生之解官當先生
令年之初度去杖鄉之期尚有十九年胡爾杖之介壽
相世步之多艱先生方倦遊而欲息復賈勇而挽前鄙
丈人之荷蓧招太一而吹煙或梯之以奔月或跨之以
入淵或採桃核於西崑之池或摘蓝萏於太華之巔凌
萬里於一息欻曾舉於九關排閶闔以自許誓持危而

扶顛託六尺以不負心寸鐵以同堅兹鐵靈之為杖微斯人具孰專既託先生之金石長與君兮周旋重為歌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勁且良又靈且壽兮神隱顯之不常山中之人兮壽而康今何日兮杖以自强與爾杖兮相羊鬼工避射兮豺虎避倀與爾杖兮靈長崆峒齊道兮南極齊光與爾杖兮既安且臧慎勿見水踴躍去變為干將

竹杖賦

周 庾信

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宣武曰
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令引進乃曰噫子老
矣鬅髮雞皮蓬頭歷齒迺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
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
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
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
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勁
柘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子此疾將子

此身若乃世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胡馬哀吟羌笳悽斷親友離絶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釧寒關悽愴羇旅悲涼疏毛抵於矰繳脆骨被於風霜髮種種而愈短鬢髟髟而競長是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宿昔儆醜俄然者耋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駿蕟潘岳秋興嵇生倦遊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

非魆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恥拉虎捭熊余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别有九棘罷省三槐暮齒孔光謝病衰邁致仕吳濞不朝楊彪喪子明公此贈或非乖理先生乃歌曰秋藜促節白藋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邛竹杖賦　周庾信

沈冥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嫂娟高節寂歴無心霜風色苦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沈沈文不自

殊質而見賞緼諸鳴鳳之律制以成龍之杖枝條勁直
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青春欲暮白
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諸蔗
雖甘不可以倚彼藜雖實不可以美未若處不材之間
當有用之始嘗分以爵漢錫以年昔尚爾齒今優我賢
書横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爾具摘芳林沿
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埀恱隨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
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為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瑶珮出芳房與蕙庭

烏木杖賦有序

元　姚燧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額嘗析一杖遺余許為賦報之具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邪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動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産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雕結伐

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侯之化而為玄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鞕梔蠟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骨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具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椆文杜棗栵赤檀柏柘黃蒲㯶棫白與爾漢里遐裔絕域瀘嶲衫紫儋黎沈褐罽賓鷄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賾玆庶品之爛爛果孰

漚以何澤况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燿為白為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問誰為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具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子之婦王賓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馭終為夫之所移令具色之幽幽逎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逺譬只煬竈而可闚彼炎艳而烈者燄也其煙液為煤必黔而緇因

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具既久漫漶而為黔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歕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灑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睟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素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感乎哉史鰌之孫具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矛應於猛士配几履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

之鬅鬙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雲霞而騰往也

玉龜杖賦

元 袁桷

有璞於此純綸氤氳瑶光之精為靈為文謹櫝以藏不泄孔温穹窿中乾夷静合坤淵淵具容深深具神爰有善木含章揚芬飾端以儀往來無垠鬱栽壽宫有粲者雲維秀翼翼聿懷彼濆跪而祝諸以奉番君曰履道坦而元吉者歟任重而不布其力者歟視下而無危嬉戲

如兒蕃時而行得艮以防抑心自强㡳夫康莊其形不狐具智若圜化而神之曷知其遷以相以持是謂期頤

御定歴代賦彙卷八十五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六

器用

寶刀賦有序　　魏曹植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馬具餘二枚家王自仗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

以禦凶乃熾火炎鑪鍊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一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鍳以中黄之壤規員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晃爗陸斬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瀸削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天子劒賦以天生神物聖君用之為韻　　唐　李君元

物之利者稱乎劒人之尊者稱乎天固一人之所執諒

四海之攸先必當耀武德静氛煙舉之典上揮之莫前
獨立而光連日月横行而氣壓山川請詳其功夫莫之
盛偉夫至寶克符元聖東溟之大不足淬其鋒北斗之
高乍若迴其柄信玄功之不宰曷凶德之能競足令六
合静三光正佩服而寰中小康指揮而天下大定夫然
則鄙歐冶掩平津賤鏌鋣棄純鈎彼勇不過於匹士我
威方御於兆人偶聖斯呈天地感通之謂道進昏是去
陰陽不測之謂神豈比高祖提之而起沛始皇按之而

王秦為斯劍之等倫哉原具始也吹氣母鍊元精為鑪而九土開闢鼓槖而八風克生應以六律制以五行帶之以恒山渤海鋒之以燕谿石城故能所向無敵莫之與京既而徵三度亦以正三統劃宇宙以玄通窐乾坤而利用彼蓮花發色玉貝騰文揮大野之中疾若雷電倚長天之外上決浮雲爭能擊刺較勢繽紛所謂一夫之勇非為四海之君如是則犀不足剸鐘不足刜翳以聖功配玆神物我皇應昌期㕛盛時不耀兵鋒設道德

以為固不先武力抗仁義以為師人神協贊遐邇清夷真所謂天子之劍也敢繼莊生而賦之

劍賦

唐 達奚珣

代有劍兮物之至珍精鋼百鍊處匣千春含光匿耀守靜全真韞切玉之姿咸稱往歲呈斬蛇之銳幸在今辰至如歐冶素韞風胡久委許提拔而非遥期磨礱而在邇遵鍔熒煌思緑水之是投霜鋒煜爚諒碧天之可倚孰云巨闕亦曰龍泉借衛身而用光肴壽將行佩而永

保流年俯而察乃白光畧地仰而觀則紫氣射天若乃取舍從人沈淪委質埋厚地之聲有年望司空之來何日擊咒之名已彰決雲之勢不失大哉寶劍之神用等天地而齊畢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千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灰兮質化光泯黝正黑兮匡視白日澹斂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沕

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褻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睒睒頭鬐鬐兮竊擬窺之自造慝兮靈怒殛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修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如飾兮魚室珠襓雜文織兮虞於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却百非五兵息兮太宰不劇完以為德兮變窮於傳填無極兮

歐冶子鑄劍賦以雷公發鼓蛟龍捧爐為韻

唐　闕名

先王之御天下也與物為公知文不足以獨理故資武以為雄弧矢之利以征不服劍戟之用以威遠戎俾梯山而入貢故率土而向風懿夫歐冶實曰良工鑄龍泉之劍錬耶溪之銅於是制良模啓洪鑪炎炭赫以震爇大冶屹而山孤具始作也煙氣成陣雲聲若雷三光動色六氣飛厌蛟龍捧鑪雷公擊節龍勢初成玉匣新發利可吹毛光能瑩雪此劍之德百夫稱傑此劍之用千里流血豈比乎解牛之刃自謂良庖倒戟之千虎皮以

包蒙莊說之以喻道周處憑之以斬蛟荊軻一拔以擊秦柱漢高三尺以定天下士庶得以安身王侯得以闢土是知劍也藉以防虞豈比樂云不在鐘鼓既而切玉期用剸犀是逢嘗聞靜亂舊說為龍佩服是宜則聖哲攸重棄捐不可故牛斗是衝馮諼再彈而見於下客季扎一返空挂於長松逮夫邊塵欲飛邦人斯恐猛士揮戈謀臣賈勇是殲是滅再持再捧四夷懾之以寧居一人得之以垂拱是劍也古今之重是劍也荷君之寵

秦客相劍賦以決浮雲清絶域通題為韻

唐　闕名

有懷其寶而未別候以其時而自絶始藏用而有疑終因人而一決蓋時有遇否非事有工拙願一二於擊轅之歌左右以相劍之說於越之君以五劍聞方潛神以閉匣非有意於決雲且切白玉其猶泥斷截蛟龍忽若鴑泛夫以中庸之近者惡識天下之良劍有客來越其至自秦心以通於物理鑒有邁於人倫昔也聞風而悦今為觀國之賓以天機之見明利器之因天氣得中而

不易金精順理而無逆冀乎秋水之欲波涣乎春冰之將釋陽散陰漫霜鍔雪脊好勇者不能禦其折衝善説者不能離其堅白滿谷之馬未可齊乎此價傾城之金安得責乎此客况非景罕匹流星莫原本闕八字歐冶之術為優此名器因而有作明至寶不得無妄劍非人而何識人非劍而何相雖鍛鍊於良工皆等襄於哲匠劍之能實以相著士之用可以劍明抱識者闕一字乎韋復藏器者以具彙征願以小人之道而進期君子之鑒惟清

重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求劍如之何匪相不得純鈎之器秦容所識非常人之區域

金躍求為鏌釾賦以大冶無私祥金乃躍為韻

唐　白行簡

金有利用躍而呈祥騰沸渭之炎彩耀赫奕之雄光始則沈潛將委形於鍛鑄終能踊躍求效用於鋒鋩於是挺奇姿奪良冶歎凡目之莫辨懼名工之或舍既翕艴之在鎔尚淵淪之未寫迸紫光而傍射期遊刃以劃犀

烘赤氣而上衝顧成形於斬馬徒觀其扇巨橐鑠利金聲激射勢浮沈晁氏傾耳以駭意歐冶拭目以窺臨既而赫矣不常爛然有待紅霞聚蓄於穹谷滄波跳出於溟海風雷於是借威日月為之揚彩自殊美玉豈韞匵以沽諸願比琱戈庶因玆而礪乃若夫流晶表異變態無私象君子有剛柔之性同聖人不凝滯於時運鍔尚融若踊決雲之刃雲鋒未鑄如呈切玉之姿矧夫騰躍在中發揚在外君若形銷製器我則保其堅貞君若應

用衛身我則期於遠大懿其鑠為金而不離效其祥而自殊幸託跡於鎔範希效質於規模彼號巨闕出昆吾龍藻龜文既以稱其昔有指晉鏖鄭孰可使其今無嗟乎光彩陸離煇華彰灼疑狂電之乍發狀長星之不落異十日之俱流殊衆口之相鑠精靈有感不憚豐城之沈神光無方願繼延平之躍哂備物之鈎戟恥分形於錢鎛客有仰祥金以立誠庶堅貞之有託

斬蛟奪寶劍賦以追殘水族濟彼鷩濤為韻 唐 獨孤授

昔佽飛兮言越川濳佩寶劒兮安流自持進孤櫂以將半乃雙蛟而見追曳紐揺環欲奪晶熒之氣呼風吸浪先呈天矯之姿初具觔楫將移輕帆未濟嗟履險以多變歎韜鋒而自衛俄而積水怒陰雲蔽彼拏空襋霧之狀當一明一晦之際其來也壘白刃旗短袂不足以當其勢朱鬐赤鬣夾巨艦以風馳火尾金鱗奪雄鎧而電逝乃言曰彼亦奚逃徒為汝勞衝黭𪑾以天暝慼嵯峨而浪高徒覩夫鼎爾騰沸雷然怒號雖欲縠其口牙其

刀抗爾以千艘踣若賀流若膏爾能傷予之一毛既激氣於煙景忽碎爾於靈濤是知計於生而不計於死利於劍而不利於水互出没以神闘洶崩騰而陣起舟傍奪魄求形於似海之睺岸側甘心挂骨於如霜之齒及其沸渭砰訇風號雷驚驤首如玄雲阻色騰睟而白日韜精須臾勇氣勵神機生拂首摧爪奮睺裂纓方頊洞於重嶮已支離於浚瀛於是海蕩山覆川停浪肅莫不駭其類奔其族玄黄之血隨重沫於淵淪磔裂之形蝕

餘威而屢縮卒使劍返人安鱗窮血殘極浦煙霽澄江景闌逶迤然鷁首光轉錯落爾龍泉影寒氷彩猶鮮激金鐺之昭曜星文尚濕歸寶匣以闌干嗟乎冥心者其勝如此恃力者具形若彼徒欲徵怪異壯奇詭至令人語具風見英姿之卓爾

斬蛇劍賦 以仗劍斬蛇金鉟水鍔為韻

唐 徐寅

磨霜礪雪兮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鍔蓋以麾正乾坤劃分善惡楚國之姦雄徒爾烹若窮鱗

常山之首尾胡為斷如朽索斯劍也上應君臨舒陽慘陰有其道則威若身兮靈若心無其道則鉛其刃兮木其鐔唯上德之在火協紅爐之躍金莫不龍活三尺霆飛半尋是何靈貺之異天啓之始而乃振戎衣授秋水匣辭乎豐沛之邑腰入乎崤函之里日月方冥雲雷未起有大蟒以橫路礙潛龍之舉趾於是上較天意下量地紀視銛鋒而何斯違斯擊怪物而宛其死矣然後挫七雄削多壘豈惟仗之翦路虵而戮封豕蓋將提之令

諸侯而禪天子得非秦毒之奢變作長蛇漢德之儉化為神劍奢以儉陷蛇以劍斬道在晦而須顯事有增而必減果聞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雖行大義亦假雄鋩莫不龜文龍藻玉鏤金裝世亂將用時清則藏十二年兮如我淬七十陣兮摧而剛空山吞象之鱗豈䤑蓮鍔大澤銜珠之血不汚星光然後歷興亡繼得喪漢之滅兮魏之受魏之衰兮晉之仗晉火起兮高飛豈混煙煤之狀

斬蛇劍賦

元　楊維楨

昆吾之鋼赤堇之英火烏之色彗雞之芒兹非赤帝子之劍而開卯金氏之王者乎當殷高宗有事鬼方實有神劍傳太上皇佩之以遊豐城之罔睠兹神室潛示鬼工爾其合媧皇聚祝融走風伯檄雷公星流枉矢電掣妖虹熚熚煜煜氤氤瀜瀜霍然霧散飄然風從上皇於是而解佩而漢家之劍於是乎擅其雄爾乃粤砥歛白鵝膏瑩形飛蜿蜒於秋水出夭矯於九重紫燄慘澹若

煙生於火樹金環錯鏤疑血頜於驪龍掩夜光於龍泉太阿追飛形於畫影騰空剸蛟螭於水裔戮罔象於江中誇俠槩於趙客試妙技於袁翁登盟壇以結信賜尸革以害忠泥切藍田之玉肉斷南山之銅曾何足以盡其用而辱其鋒也哉故是器也天有所必授神有所不爭繞以百寶之楨款以七星之銘精神自利孚尹旁升紫氣貫斗夜禀龍鳴耻匹夫之躍冶期真主以通靈苟大枋之一失寧滅迹於豐城彼白虵之當道肉巳帶夫

鮑腥夫何督亢之匕不能劅而博浪之椎不能攖必斯劍之一拔號鬼母之冥冥叱咤風雲霹靂雷霆洗湏塵於九宇開塞霧於三精四百年之基由是而啓而三尺之業於是乎成宜陳之西序與赤刀而同位藏之武庫與黃鉞以同名填宗社之守器傳歷代之同榮嗚呼白虵兵白馬刑漢倭興漢賊成感忠臣之疾視瞻志士之結纓誅牀前之昵昵戮投閣之兢兢斬千里之青草落中原之黃星悼是劍之不可請也徒忠憤之填膺自靈

金之府虛歸晉人之武庫胡逆順之忘辨與斧鉞以同附宜煙燄之屬天累聖人之遺履余猶喜是器之尚靈日衝屋而去也賦已於是復招之以辭曰寶劍歸來乎毋上天扶正直提顛連寶劍歸來乎毋下土昭聲明偃威武寶劍歸來乎毋四方誅凶佞旌忠良大一統制八荒于千萬年奉我王

漁父辭劍賦 以濟人之急取利誠非為韻

唐　宋言

彼子胥兮亡命江渚賴漁父兮停橈在茲既橫流而濟

矣因解劍以酬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達竟陳三讓之辭稽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前臨積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躇而鶴髮相哀顧盻而漁舟可入憂心盡展憑刳木以何虞渡口雖遥挂輕帆而已及蹤是拂拭青萍披陳素誠念險難以知我顧提攜而賜卿拔三尺之熒熒波間電落横七星之凛凛掌上風生叟乃莞爾興言揞頭話志本期浩淼以排難詎可惶惶而徇利酬仁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異老夫之

意况乎楚令方急嚴刑具陳盡索奔亡之黨先誅隱恠之人若以爵禄為念華榮是親則械爾躬而赴國持爾劍以防身整櫂西歸自受執珪之賞論功北面寧亡切玉之珍蓋由惻隱為心艱危是濟方圖散髪之樂豈假吹毛之鋭情高而俗慮難量語罷而鳴榔忽逝連環吐月空臨玉匣之間一葉乘風漸入寒煙之際豈不以識達精微言窮是非棄霜刃以長往弄雲濤而不歸寂寞巖煙沈東流之渺渺淒涼浦樹含落日以依依異乎義

立一朝名超萬古決雲之異狀徒逞皎日之深誠不取
則知美范蠡而述魯連信斯人之可伍

延陵季子挂劍賦以冥會心許暗無我欺為韻

唐　王起

修修隴樹兮挂劍於兹所以表徐君之所欲明季子之
不欺予取予求昔藏心而可測一生一死終棄寶而如
遺蓋烈士孤標之節而神明幽感之時當其昔結歡娛
從容不阻孤鋒乍拔密坐之所彼眷眷於目擊此默默

而心許諒他日而來思非伊人而誰與及夫歴聘上國言旋東吳訪舊友遵舊塗亦當開寶匣獻轆轤何閔水兮不待弔荒埏兮已蕪由是執龍泉而慷慨望馬鬣而踟躕想閶闔之披雲忽然而在撫令辰之切玉視之若無且曰器可謀新室寧欺暗解腰間之善結仰樹杪而延瞰乃脫白刃推赤心耀宿草之煌煌懸拱木之森森錯落金鐶疑夜月而生朧晶熒霜鍔謂春冰之在林龍形蜿蜿而未化蛟枝亭亭而欲尋解珮義廣脫驂感深

英聲遂騰於萬國善價不顧其千金嗚呼劍之擲也無前人之行也必果誠去彼而取此非祈君之祐我無宿諾匹之以庸庸不食言方之以璅璅向若莬玄壤怯青萍重提攜於掌握輕耿介於心靈則三尺之中空騰雲而漫漫重泉之下將愧色於冥冥無言者道之弘不約者信之大峻節卓以特立義風紛而繫會盛矣哉挂劍之名將萬古而不昧

豐城寶劍賦

唐 達奚珣

劍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鍔夫其始也赤山破邪溪涸洪鑪洞融金景煽爍誰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爾其為狀也鍛霆雷明秋水殺氣森映光輝四起歐冶失律風胡愕視豈徒決浮雲絶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運迴薄陵谷推遷東南地没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雄雄然異金陵之浮王氣同寶鼎之在汾川本知浮精粹剛決必備明而用晦者君子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數德難乎見棄

知我者寡大頼張公每讀舊書多茲感通不覺毛髪盡樹起雷息於胸中迫乎發蒙泉開祕匣文積幽翳上藏鱗甲磨礪畢兮見文章摇白日兮星煌煌鋒稜可畏動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黄金裝兮緑龜飾荷提攜兮耿霜色豈辱命於洪造冀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外不日為君清絶塞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豐城劍賦　宋　陸游

在晉大康觀象者曰夕有異氣見於牛斗之躔時方伐

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不然迨孫皓之銜璧氣益著而不騫於是雷煥附華之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斸獲於豐城之獄變化於延平之川世皆以為是矣千載之後有陸子者喟其永歎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延彼區區之二劍曽何與於上玄若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宗廟之丘墟與河洛之不延矣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嗚呼負重名位大吏俛

仰犀枉之間禍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窮年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使華開大公進衆賢從南風於長門投賈謐於羽淵則身名可以俱泰家國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煥輩非所責予將酹巵酒賦此以弔吾茂先也

斗間見劍氣賦 以神物下潛精光上射為韻　唐　王起

彼玉斗兮列乎太清此寶劍兮埋於豐城遥天式瞻諒闌干以成象厚地斯秘遂熠爚而騰精若非五山錯秀

六合含英則何以下藏鋒於潁銳上作氣於貞明昔伊雷氏未占張公莫訪祕龍淵之奇彩射斗牛之異狀或雄雄於曲柄之末或冉冉於斗杓之上金陵之王氣莫齊函谷之紫氣應讓可大可久乃聖乃神嗟日月之逾邁怨土石之湮淪劍也氛氲連白榆與紫貝星馬昭晰應龜甲與龍鱗下埋照以煌煌上和光於歷歷何寶鍔兮斯隱在璇璣而必覿鋒惟切玉處玉匣以逾深氣則決雲每雲路而相射匪舍之則藏實闇然而章仰九霄

而遊目知百鍊之雄鋩乍滅乍明有扶於佳氣若離若合更類於神光靈氣則浮利用猶鬱當繚繞而縈斗自表至珍儻陸離而佩身寧逢異物可以察三尺之滯淹可以見七星之沈潛石韞玉而騰輝未專其美鼎居汾而見氣徒有其占固宜仰層穹求外野延瞰於寰城之裏冥搜於古獄之下則可以論國都驅駿馬是知劍氣之在斗間所以求伸於知者

斗牛間有紫氣賦以平昊之後異色逾朗為韻

唐 陳章

天空原清劒氣方呈始象氣朱之色未知埋獄之情氛昏乍歇淮海初平貫斗牛於九霄正當吳分藏轆轤於午夜遠在豐城歷彼歲時閲於躔次雄芒既表乎潛感靈物且悲乎遐棄增華台室方期獨見之明流彩天階乍感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既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繞樞之電郁郁彌彰想干呂之雲亭亭自異殊祥可驗直質不渝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避於亡吳對西揭之星

望何勞於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於風胡觀其出以標奇凝而成象既蜿蜒而久鬱亦曈曨而再朗陋日中之青暈每駐寥空掩天際之非煙潛通惚怳光而不耀昏以為期漠漠而淪精詎滅昭昭而黙識猶而東方未明始訝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將假之仰觀列位之中俯叶偃兵之後利刃猶鬱清時幸偶宣精溢目乍殷銀漢之流侔色衛身未配金章之綬其象也甚殊其明也則適憤陸沈於江表結一彩於天衢凌夾月

之霞徘徊碧落透霱空之露隱映白榆永夕猶存其光未逞齊效珍之金景鄗如虹之玉色不因槎客之犯如遇雷公之識儻觀此以見求冀龍泉兮可得

金劍出匣賦

唐 韋肇

劍者主生殺之氣匣者同隱見之心鳴於其中或幽閑以為恨出乎其外信利用以則深豈徒飾以琱玉比之兼金判雄鋩而不舉緘異氣而嘗沈者哉故劍利於人匣因於劍蓋所以為重俾神物而不褻亦所以表能將

瑞光而亦驗其始也若耶之溪涸赤堇之山開良金既
選歐冶爰來合純精而鑄鍊名太一與風雷厥功既勤
曠歲月而方就厥狀斯見法陰陽之所裁於是工技之
儔金鏤爲匣制其象也錯玳瑁與瓊瑰韜而藏諸祕龍
鱗與鼉甲故楚王之未識我含其章風胡之將鑒我耀
其光發匣而觀爛然非常環啓蜯以吐月刃披雲而降
霜若金隄始開横秋水之漫漫如青天欲倚散陽彩之
煌煌夫惟義也動而必吉夫惟神也行而無跡號龍泉

而具善可珍指斗牛而其光可射用晦之際思顧盼而無遺出幽之時思佩服之無斁伊昔三劍氣凌九霄臨敵高揮而血流千里復讐虛擊而疾不崇朝苟蒙蔽而未發雖晏陰之莫昭且劍之在匣蓄銳而誰玩劍之出匣器利而能斷亦將試銛鍔於鯨鯢決浮雲於天漢或提攜之未及尚埋淪而可歎願進用於張華如見知於雷煥

昆吾切玉劍賦以利刃無儔堅鋼必截為韻

唐　金厚載

劒者金之利器玉者寶之至堅韜百鍊之形迴倚天而入用斷十德之質信如泥而莫全蓋以淬礪呈彩磨礱發鮮開匣寶之炯爾切連城而爛然原其周穆西征戎王獻至刃決雲以增價鍔開蓮以逾利明星耀色固已直於千金白玉雖堅纔可當於一試於是搜韞匱示精鋼諆剸割輝鋒鍔舉連環而動月掌盈尺以凝霜投刃皆虛與砉然之異響應機立斷俄凜若以分光暎日惟明揺容轉潔乍毀方以旁達忽離堅而中絶仰鋒亂起

初每謂如花飛應手全開終有疑於氷裂固可以鄙牛斗之氣衝陋蛟螭之精截應用無敵清真莫儔銷白虹以影碎耀青虵而色秋黯黯文開獨中庭而電轉熒熒屑落類掌下以星流素彩文光清文耀質既衛身之可保豈化龍而無必色離溫潤光開縝密形錯落以膚寒彩璘玢而皆溢是知器有異而神符物至精而用殊向若鍛非良冶質匪昆吾則安能充遠戎之獻斷抵鵲之徒儻遇英雄必提攜而可以時逢琬琰固翦截之如無

嘉乎資礪乃之功剖溫其之潤剸犀莫比其銛鍔斬馬難齊於利刃夫如是知鍛鍊之至精切璠璵而可信

切玉劍賦 以天之利刃切玉如泥為韻

唐　王起

彼神劍兮出昆吾之溪既成形而若水遂切玉以如泥玉則貞堅誠齟齬而難入劍惟銛利將銳穎而莫齊是以從心剖判應手提攜入水蒼之文乍同夫淬水破雞冠之赤且異乎割雞當其琬琰外來球琳畢萃磨而不磷用之不匱以藏乎密地出匣而宣利遊恢恢之刃瑕

不掩瑜剖碌碌之形刃有餘地是知不貪其寶不愛其
資苟作礪而斯驗將鋙瑕而可遺異匵之毀焉斯為過
矣同斗之撞也於以碎之璨彼瓊華煥如縷切匪流血
以為害將凝肪而必截觸可磨之玷片片冰開縱不鈍
之鋒重重瓦裂應機則斷投刃皆虛可以斷珪瓚可以
判瓊琚雄雄兮化龍之後璨璨兮抵鵲之餘苟在鎔之
金不憖於歐冶則指瑕之璧何愛於相如溫潤乍分陸
離交燭於以慰良冶之至於以窒貪夫之慾耀鋩而赫

奕六金律刃而熒煌五玉是知斯劍之用也按之無下直之無前以劃鐘之聲乍移水碧以擊柱之勢時入山玄星文每臨夫韞石虹氣若斷於晴天然則干將所營風胡所徇或劃犀稱利或截鴻所進未若周王切玉之刃

劃鐘無聲賦 以利刃無滞合神為用為韻

唐 闕 名

劍挺銛鋒鐘列重器何百鍊之堅鋼向千鈞而效試劃於有質若無質以通玄中乎有聲若無聲而斷棄則知

淬磨歲久雄稜霜利不然焉能逗撓獸之形以中開使發鯨之聲而靜悶想提握以輕奮宜鏗鎗而應刃忽投剛以泯入狀體柔而理順遂使風胡延視喜見其雄鋒子野聳聽莫聞其為韻爾乃理將神契跡與道俱透茲堅重泯若虛無於是觀其用而駭矣取其類而比夫當破堅之時方切玉而則異追絕響之後狀決雲而匪殊是以知其獲揮劇之效徵齟齬之虞勿以篡簾可憑猶懷抵礙勿以金石之固尚蘊含胡宜其暗彰發揮靜應

凌厲冰結於直透之始泉默於旁通之際莫知所觸故寂兮寥兮不輕其鋒信無凝無滯於戲亦猶道之肥者往無不通藝之至者物無不合苟韞藏於求用必開張而盡納載原斯器夫莫與鄰當眈介以發鋭若感通而應神所以顧於重而宣利干於大以求伸果然劃音而不錚為異銛鍔而無厚可珍則剸玄犀奚可以擬議輕白羽曷足以等倫故君子謂青萍干將之刃也可以比德於吾人

太阿如秋水賦以如彼秋水容色為韻

唐 賈餗

黯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窺其底如百尺無蹤可以照魑魅鑒形容涵空而表裏泓澄詎私毫髮騰氣而風雲慘澹如隱蛟龍原其極良冶之功出洪鑪之裏薛燭增駭風胡愕視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方侔八月九月之洞庭沈沈相似深淺難測精光不死磨越砥疑穿石之泉淬葛溪如貫河之水氣晶熒而不息質瑩徹而難比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涘皆

空凉飈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韜映無迺埃塵不居澄曉峽黯清渠俯視則孤光溢目横窺而一帶澄虚旁臨挾刃之徒疑開别派近映腰金之士似躍游魚比練之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其文也流而無極其清也掬之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盈科之則似無雲之溪澗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沈其色龍泉非偶巨闕難儔蓮影如植黿文若遊星綴明珠孰辨懷珠之浦環分圓月終疑映月之流泊乎霜露冷天地秋豯是勦勍

敵決寃讐故得名溢古今聲流遠邇解晉鄭於紛若埽欃槍於嗤彼予一智刃於胷中其精如此

舞劍賦

明 宋存標

寶氣初聚爍為精英奇人懋賞錫以嘉名冶石昆吾洞如水精發金葛盧湛若晝明孔周得寶於殷帝穆王受獻於驪庭楚有風胡之鑑越有薛燭之評豐城識雌雄之合歐冶辨陰陽之形具製甚詳余莫得而悉也徒觀其成器也則材分輕重質辨柔剛從庚革辛含景吐商

吹髮如絲斷金不傷霄練行氣魚皮為房既出幽而入冥亦法健以含貞星文繞其外質流電變其內英固夜拂乎霄漢亦晝掩夫欃槍俄風雷之乍作致日月之潛驚命獨賦其磊砢性恒處夫不平其光炫然吞露生煙其聲劃然裂管破弦蛟龍甲偃犀兕革穿無凶復隱無强復堅於是有徬徨失職憔悴無聊悼懷明旦抱憤終宵志欲報而氣弱器未舉而神揺乃投身俠伍效節義寮結然諾於宿昔冀舒憤於市朝壯士信其哀誠神物

為之怒起相顧而嘯雜商變徵已咤叱乎風雲復吞盪
夫流水神已往而不留節既撫而難止慼盛舞深變煩
容廣霜雪紛紜翶翔倜儻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
往驚疑怳忽難以言狀其繼進也欲縱欲横揺人目睛
如冰渙日如水觀星斗氣夕隱芙蓉始生玄猿號夜白
虹臨盟遂乃指日永誓負氣乘霓為人報仇不言其誰
乃道遇王孫雍容孔都黄金絡駿白玉提壺鼈鞭遥揖
流盼相呼雖囊中之同服實所用之殊途遂爾身衣短

後函發金泥馳峻坂凌深蹊剌虎豹斷鯨鯢出入房闥披斬蕣藜比佞人於腐鼠等驕人於醯雞神鋒一發血已如濡既頭行於絕塞自尸暴乎中衢頓使韓國烈士趙廁刑人魚腸藏窟匕首驚秦扙血相視張目同瞋是亦可以報九原之宿憤抒六合之沈淪乃回光藏影翩然而去豹隱龍潛歸於其處方其牢剌荆棘沈鬱黄壚虛獎鉛刀斥落太阿亦曾過傒門而彈鋏倚穹廬而擊柱伴吹簫於吳市同伏膌於淮豎徘徊徐君之墟徙倚

宜僚之户雖精魄之不移而神姿之受侮一旦光生瑶闕彩振丹梯淬以清漳麗以礛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王母帶分影以左右上元佩流黄以馳驅象九功而武耀輔七德而文舒豈非異物之遇合有會明主之服遠咸宜哉

鏡賦

晉傅咸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睎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

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峩峩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以相輝若乃雲髻亂於首頳黛渝於色設有乏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喑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内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目觀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

之有淫

照鏡賦

梁 劉緩

夜籌已竭曉鐘將絶總外明來帷前影滅荊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幔内閤除鬫開屏易疊卷簾難扳搔頭斂髻釵子縈鬟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總而取鏡臺本王宫氏姓温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匼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顔色不須紅即

時好看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嫦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咒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釵梳

鏡賦

周　庾信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户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脣

朱纈餘眉彎靨上星稀黄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宫
能横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
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蟠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
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
生暫設妝奩還抽鏡屜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鬟齊故略
眉平猶剃飛花磚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蹹黛蘸油檀脂
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鬟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
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

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八月五日花蕚樓賜百官明鏡賦

唐 趙自勵

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昔辰同漢武猗蘭之殿登高撫政則聖文花蕚之樓皇帝乃御龍衮拱洪休申景命於萬方寓縣賜明鏡於百辟公侯偉其爛兮生光炯

爾明發色洞秋水精涵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勗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為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静者必安水清則鑒澈表正則影端居燥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謂内寛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鴛鸞擬茲鏡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警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效能各呈才而獻術莫

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咸一

金鏡賦有序　　唐崔膺

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揺涵虚待物物莫之撓有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為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扣得聲良工懷擇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燄日中鑄成磨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

洞通萬象在中虛涵不窮湛為寒潭摇為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青冥向陽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泠或青春曉霽挂於黄庭照耀承霤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壁而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為一規分月而成雙玄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豔於前牕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

高臨以思玄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絶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揺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迴别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

千秋鏡賦以鵲飛如向月龍蟠似映池為韻　唐張彚

伊惟仲秋日在端午我皇帝出震蘭殿誕膺紫微祥光夜合佳氣晨飛聖人作而萬物覩固先天而天不違是以禮容之盛六葉交映或體天以設軌或因時而布令

乃啓新節獻金鏡刑于四海加於百姓虛以受物則萬象必涵金以平心而九流惟正當其時也天宮戚里公侯卿士各薦其明用伸知巳雖大小而殊致必規圓而相似且夫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以為龍鏤以成鵲初臨玉扆透鸞影而將飛未對金墀拂菱花而不著徒觀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物類非取鑒以馬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之無比類瑶池之有月如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

無漏纖濃暎空而天地且霽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漓玳瑁之牀澄澈芙蓉之帳熒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有美人兮無良媒飾蛾眉而相向者也所以吾君欽崇萬化錫賚百官其表不枉其形必端詩所謂我心匪鑒豈不戒於遊盤别有照象無疵含光未知方有期於見膽竊自比於臨池儻先容之可致庶斯焉而取斯

古鏡賦以明達古今鑒無善惡為韻　唐　何據

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徹百鍊彌輕裁氷比麗止

水侔清時開寶匣以厭山精時既荷於提挈敢有疲於將迎所以圖象必盡遇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髮不形悦孤鸞之舞影怨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將助晴陽之照夜流金鵲不讓太陰之明夫其月曙開奩牕昏啓闥自短自見因君以達髮亂未理待我將謡曩者久積氛霧半沾沙土蟾埋影澀痕深翳聚其性不耗其器不缺何造化之奇物歷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再治負局斯臨盤龍發彩玄兔生陰篋笥見賞緇塵不侵鑒窮高遠光

燭湮沈舉棄物於未廢喜昔人之遺音何異荆山辨玉豐城識劍蓂莢虧而轉麗平氷鋪而不陷近日而陽燧無燄向人而玄髮奪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而車中轉麗雙明而臺上不孤持衡在人銓署重其進退元龜不遠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蓋視有同異而鑒無深淺秦得金以龍興夏亡玉而國翦喻無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湛而不流比水通於上善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已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照寶鏡以珠寶潛翳照之必呈為韻

唐 王起

先賢鍊金鏡之英照懷寶之精寶之産兮逈祕鏡之瑩兮至明藏諸土中雖沈埋而為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皆呈將竭工巧灼爍堅貞以通幽為用以利物為情豈惟雕盤龍而耀彩鏤飛鵲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潛珠璣未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蔑聞照乘之光遂失雖卞和之欲獻我色猶深雖隨侯之見求我藏猶密然後玉匣啓銀華溢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

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榛蕪旁求瑾瑜氷彩前射月華正
孤將善價而無隱與佳氣而相符在樓臺之中我用無
展當藍田之下厥道斯殊遂使的皪珠色朗然合契皎
潔瓊華洞然無翳時映山玄之氣乍透菱花之際璞由
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沈潛彼
照膽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資鸞形乍合騰
磨礱之色虹氣斯占固其涵清明之質體虚無之道滿
堂由是而獲珍厚地詎聞乎藏寶豈比夫魏宮之所施

秦臺之所持鑒鉛華之小者曷懷異而求之況有處幽沈戢光耀愧無不琢之質復仰無私之照

鏡花賦　　唐　何據

金鏡精寶兮珠秀華臺插珊瑚之樹鈎垂菡萏之花映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際湛清潭其絕底鸞舞翩於曈曨龍怒鱗於清泚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碝磩之英負陰而內景氷澈面陽而外景花明惚兮怳其中有象杳兮冥其中有精爾乃

遇妖閒之佚女陶清爽之芳時爭捧鴛匣臨乎鳳墀既翻輪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度翠壁以星落薄乘鹿而霜晶拂高凌深緣隙入奥乍滅没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蔕扈扈煌煌若漢皐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水之皎皎日月之相望芒角璀錯囧兩摇揚至用在無兮慱之不得極虛為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吉哉大夫之體物也

太原進鐵鏡賦 以清光含衆象為韻

唐 喬琳

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爲鋼雕鐫而雲龍動色磨瑩而氷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於明王故有徹侯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驥共飛登車而海月相送姸媸之鑒已久肝膽願呈者衆鏡之既明星躔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不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先趵

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客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衆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不雜明至察兮醜類相懸幸忝秦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屈刀為鏡賦 以神仙異術變化無方為韻

唐 崔護

惟刀鏡之異名共堅剛以為質懿靈仙之手澤得微妙之心術銛鋒始拔乍盤屈以規圓朗鑒俄成駭拂拭而光溢則知道藝之祕變化之神實希夷而有德寧積習而可臻瞥然而電影初散煥爾而菱花已新用不假物

刀非因人可以矯而揉可以引而伸歘應手以從革爛
含光而足珍霜刃既摧氷光乃見白金環而耀彩入寶
匣而增絢道高欒氏鄙噴酒而雨飛術邁壺公輕投杖
而龍變諒成形於顧指豈勤力於鑄鍊在剸剖之則遺
將妍媸而必辨仙術斯逺人情匪量雖五金勁質百鍊
純鋼或卷舒而在意信𤣥妙之無方利用無虧同切玉
於周后明輝既就齊照膽於秦王軼前志而稱奇著幽
經以標異始挈而雄鋩若失屢照而清光不匱覩神迹

之昭彰識靈訣之與祕是將手以為炭心以為鑪既可引而可屈亦何有而何無考乎誠與玄而契稽乎理為道之俱異哉術亦無詐將本之於神化法不可傳徒仰之於列仙雖改其狀不渝其堅初徑挺以繩直終青熒而月圓昔也為刀則犀兕之可斷今也作鏡如鑒照之無偏儻或收於一割與鸞影而鶯遷

山雞舞鏡賦以麗容可珍照之則舞為韻

唐 皇甫湜

有珍禽兮在南土金碧其容質蔽芾其毛羽翫夫色必

自鑒以成形愛其儀故乃見而屢舞從裔壤貢丹墀未識僛僛之狀徒觀采采之姿是詢孺子爰發此思知照水而自窺尚且心乎愛矣俾對鏡而言舞不勞歌以送之於是爛出雕籠鸞成綺翼奇章若繢翠彩如織瞥然影起乍躞蹀以多姿欻爾形分遂蹁躚而可則苞七步之節奏備八佾之程式俄俯仰乍逡巡透雪彩而姿逸洞銀華而色新錦臆雙呈因疑其若合花毛兩向未知其孰親覘月中兔形自隱窺臺上鵲影慙陳駭目自遺

百戲忘餐奚顧八珍對百鍊而流睇翻五色而交麗異巴渝而折旋類夏采而行綴揺金距非知善鬬所為轉朱身庶與來儀相契方激昂而匪懈將偃仰而增鋭誰云不節之儀式表能勤之繼映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私照兩邊而分寸不差一體而纎毫必肖類鳳因簫感哂鶴為琴名豈假為冠於漢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於齊方稱乎觀妙宜其鸞回於綺殿雪落於青瑣雖自好而則然必假鑒而獲可變態盡具妍不曲折擬諸形容

幸無私於一照庶餘光而可從

山雞舞鏡賦以麗容可珍照之則舞為韻

唐 趙殷輅

雞開美錦鏡隱蟠龍雞則彪炳兮五雲之狀鏡則清澄兮止水之容是得比形鼓舞偶影相從蹴躃初臨向月輪而迴眄婉婉翩翻將顧映菱花而疊足重重質貌既異威儀可覩進退雅符於節奏曲折冥契於規矩投身宛轉若赴簫韶之音矯翼連軒似合桑林之舞形具動矣影亦隨之類壎篪之並得同律呂之相追故人之視

馬知分形之有別禽之悅也謂一體之無疑不馳心於緑水自結念於丹墀豈比夫在仙都而思曉入雅頌而興詩者哉徒觀夫雞不倦臨鏡無疲照覩其形而屢舞謂其侶而相名寧知大樂之同和自合無聲之要妙且鑒物兮在我故欲照兮無可無不可具禀氣也合德諒茲舞而有典兮有則儀日而鳴遇陰而息雞之在鏡類鸞翔之入雲空鏡之納雞若朝霞之映潭色原其始也徘徊山谷緜歷星辰每念栖於丹闕茲獲貢於虞人由

乾隆御覽之寶
是辭荒徼入函秦優游青禁顧盼紫宸則昔之在山也
雖緼姿而誰語今之舞鏡也方呈質以效珍孰與夫翻
飛青崖之側昭彰幽洞之濵五德備兮具容不細衆彩
焕兮厥狀逾麗幸朗鑒之斯臨莫獻奇於魏帝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六